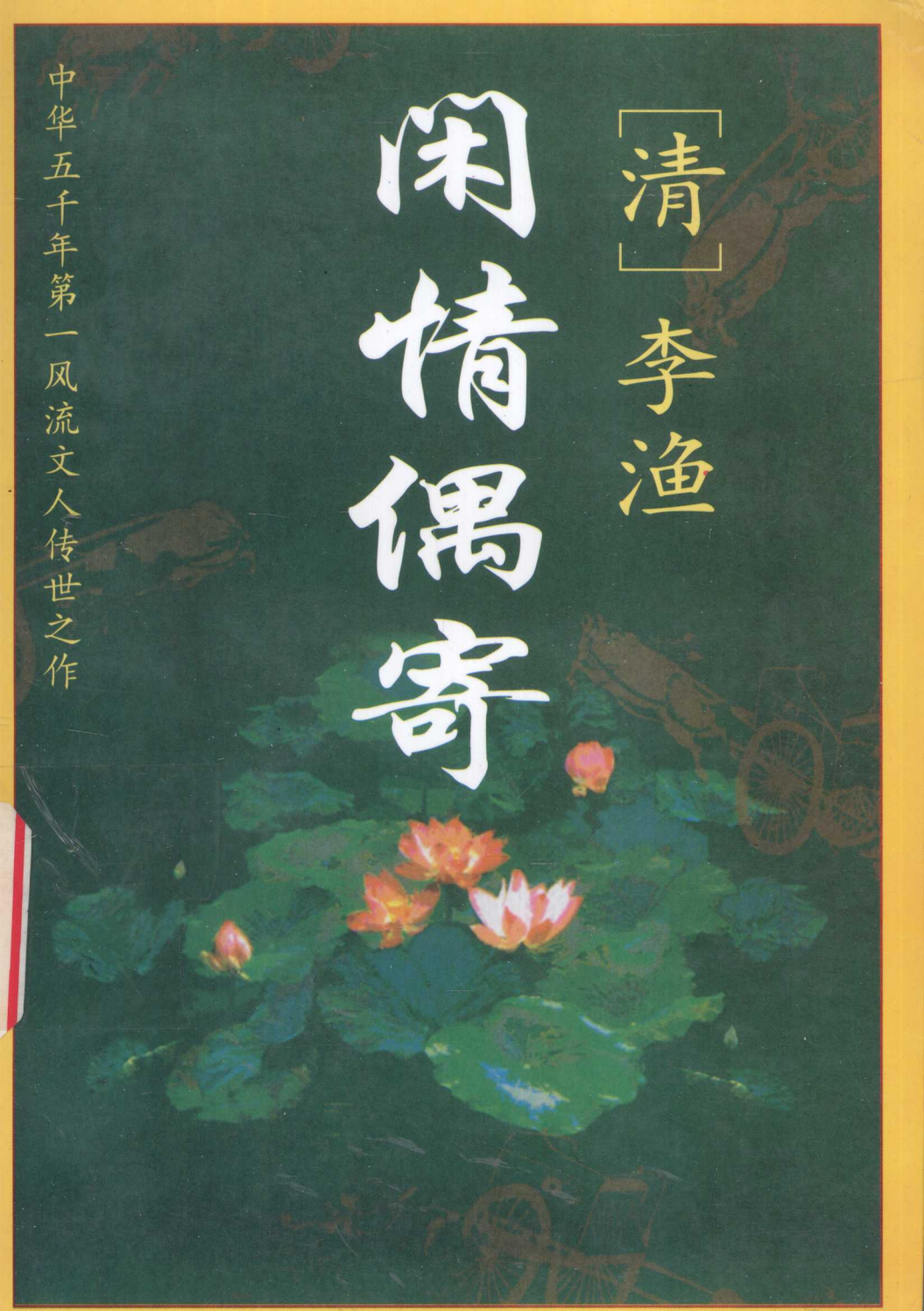


清

李渔

闲情偶寄

中华五千年第一风流文人传世之作



闲情偶寄

号700字登燕(紫)

文白对照全译

李忠实译注

闲情偶寄

(清) 李 渔原著

李忠实译注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(天津古籍出版社)

全国新华书店

河北省图书馆

250×1188 毫米 32开 30印张 200千字

1988年3月第1版

1988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-25,000

ISBN 7-80504-187-0

1.38 定价: 24.80元 (全一册)

(津)新登字 007 号

责任编辑:韩嘉祥

文白对照全译闲情偶寄

*

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邮电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20 印张 500 千字

1996 年 2 月第 1 版

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5 000

ISBN 7-80504-484-8

I·98 定价:24.80 元(全一册)

内 容 简 介

李渔是中华五千年第一风流文人,《闲情偶寄》是其著名代表作。清著名学者余怀为此书作序曰:“糊涂的人读了它将会变得明白;狭隘的人读了它将会变得旷达;忧郁的人读了它将会变得愉快;笨拙的人读了它将会变得灵巧;愁闷的人读了它将会欣然起舞;有病的人读了它将会霍然而愈。”

《闲情偶寄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享有极高的声誉,著名作家周作人、梁实秋、林语堂对此书极为推崇。

全书分词曲、演习、声容、居室、器玩、饮馔、种植、颐养等部分,论及生活中妆饰打扮、园林建筑、家具古玩、饮食烹调、养花种植、医疗养生等诸多方面的问题,内容颇为丰富。

但是,书中也有一些内容,反映了作者庸俗低级的生活情趣,因此,读者在阅读此书时,应采取批判吸收的态度。

余怀序

【原文】

《周礼》一书，本言王道，乃上自井田军国之大，下至酒浆扉屨之细，无不纤悉具备，位置得宜，故曰：“王道本乎人情。”然王莽一用之于汉而败，王安石再用之于宋而又败者，其故何哉？盖以莽与安石皆不近人情之人，用《周礼》固败，不用《周礼》亦败。《周礼》不幸为两人所用，用《周礼》之过，而非《周礼》之过也。苏明允曰：“凡事之不近人情者，鲜不为大奸慝”。古今来大勋业、真文章，总不出人情之外。其在人情之外者，非鬼神荒忽虚诞之事，则诤张伪幻猥獠之辞，其切于男女饮食日用平常者，盖已希矣。余读李子笠翁《闲情偶寄》而深有感也。昔陶元亮作《闲情赋》，其间为领、为带、为席、为履、为黛、为泽、为影、为烛、为扇、为桐，缠绵婉孌，聊一寄其闲情，而万虑之存，八表之愁，即于此可类推焉。今李子《偶寄》之书，事在耳目之内，思出风云之表，前人所欲发而未竟发者，李子尽发之；今人所欲言而不能言者，李子尽言之。其言近，其旨远，其取情多而用物闲，濇濇乎，绵绵乎，汶者读之旷，僇者读之通，悲者读之愉，拙者读之巧，愁者读之忤且舞，病者读之霍然兴。此非李子《偶寄》之书，而天下雅人韵士家弦户诵之书也。吾知此书出，将不胫而走。百济之使⁽¹⁾，维舟而求；鸡林之贾⁽²⁾，辇金而购矣。而世之腐儒，犹谓李子不为经国之大业，而为破道之小言者，余应之曰：唯唯否否。昔谢文靖高卧东山系天下苍生之望，而游必携妓，墅则围棋。谢

玄破贼，桓冲初忧之，郗超曰：“玄必能破贼。吾尝共事桓公府，履屐间皆得其用，是以知之。”白香山道风雅量，为世所钦，而谢好陈结，紫绶菱角，惊破霓裳羽衣之曲，罢刑部侍郎时，得臧获之习管磬弦歌者，指百以归。苏文忠秉心刚正，不立异，不诡随，而琴操朝云螭头鹤尾，有每闻清歌，辄唤奈何之致。韩昌黎开云驱鳄⁽³⁾，师表朝廷，而每当宾客之会，辄出二姝女合弹琵琶筝。故古今来能建大勋业，作真文章者，必有超世绝俗之情，磊落嵒峙之韵，如文靖诸公是也。今李子以雅淡之才，巧妙之思，经营惨淡缔造周详，即经国之大业，何遽不在？是而岂破道之小言也哉？往余年少驰骋，自命江左风流，选妓填词，吹箫跼蹐，曾以一曲之狂歌，回两行之红粉。而今老矣，不复为矣！独是冥心高寄，千载相关，深恶王莽王安石之不近人情，而独爱陶无亮之闲情作赋。读李子之书又未免见猎心喜也。王右军云：“年在桑榆，正赖丝竹陶写。”余虽颓然自放，倘遇洞房绮疏，交鼓絃瑟，宫商迭奏，竹肉竞陈，犹当支颐障袖，倾耳而听之。

时康熙辛亥立秋日建邺弟余怀无怀氏撰

【译文】

《周礼》这部书，是讲天道的，从井田军国的大政，以至酒浆草鞋这样细小的事情；都讲得面面俱到，而且安排得很适当，所以说：“王道本乎人情。”然而王莽用在汉朝却失败了，王安石用在宋朝也失败了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他们都是不近人情的人，用《周礼》固然失败，不用《周礼》也会失败。《周礼》不幸被这两个人所利用，那是利用《周礼》的人的过错，而不是《周礼》的过错。苏洵说：“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人，很少不是大奸臣。”古往今来的伟大业绩和伟大的文章，总是不出人

情之外。凡是出于人情之外的，不是神神怪怪荒诞不经的事，就是蒙骗虚幻的狡诈之辞，切近平常男女饮食日用的就很少了。我读李笠翁先生的《闲情偶寄》一书，深有感触。从前陶渊明写《闲情赋》，里面写到了领、带、席、履、黛、泽、影、烛、扇、桐，缠绵委婉，聊寄一番闲情；但是由此能够推想出作者忧国忧民的心怀、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。现在李先生的《闲情偶寄》一书，所写的都是眼前的事物，但是作者的思想感情却是高瞻远瞩，出于风云之表。前人想发而未能全发的，李先生都阐发了；今人想说而不能说的，李先生都说了。言近旨远，感情充沛内容丰富，洋洋洒洒，蔚为大观，糊涂的人读了它将会变得明白，狭隘的人读了它将会变得旷达，忧郁的人读了它将会变得愉快，笨拙的人读了它将会变得灵巧，愁闷的人读了它就会欣然起舞，有病的人读了它将会霍然而愈。这不是李先生偶寄闲情的书，而是天下雅人韵士家弦户诵的书。我知道此书一出便将不胫而走，百济的使者会驾船来求，鸡林的商贾会运金来买。但是世上迂腐的儒生，还在说李先生不做经国的大业，却写一些不入正统的琐事。我的回答是：不。东晋谢玄高卧东山，天下苍生众望所归，但是他每次出游总要带上歌妓，在家就下围棋。谢玄破贼，桓冲最初有些担忧，郗超说：“谢玄一定能打败敌兵，我曾和他在桓公府共事，他就连穿鞋的事都能安排妥当，所以我知道他能行。”白居易胸怀开阔，情趣高雅，世人钦佩，却惊叹谢好、陈洁、紫绡、菱角表演的霓裳羽衣之曲；被免去刑部侍郎一职时，还带了一百来个懂得吹拉弹唱的仆人回乡。苏东坡秉心刚正，不标新立异，不盲从邪恶，但却爱听《琴操》之曲，养了小妾朝云，居室台阶饰以花纹图案，头戴鹊尾冠，每听清歌，便发出感叹。韩愈驱除鳄鱼，为民除害，师表朝廷，而每当宾客会集的时候，就让两位侍女出来弹奏琵琶。

所以说古往今来能建立伟大的功业、写出伟大的文章的人，一定有超世绝俗之情怀，磊落奇崛的风韵，像谢玄等各位先生那样。如今李先生以其雅淡之才，巧妙之思，惨淡经营，缔造周详，即便是经国的大业，又何尝不在其中，怎么能说它是不入正统的琐事呢？过去我少年驰骋，自命江东风流，选妓填词，吹箫踏履，曾以一曲狂歌，令两行佳人翩翩起舞，现在我老了，不再如此了；只是冥心高寄，千载相关，深恶王莽、王安石的近人情，而独爱陶渊明的闲情作赋，如今读到李先生的书，又不免见猎心喜了。王羲之说：“年在桑榆，正赖丝竹陶写。”我虽年迈消沉，自暴自弃，如果遇有洞房花窗，吹拉弹唱，竹肉竞陈，还会袖手托腮，侧耳倾听的。

建邺弟余怀无怀氏撰

康熙十年立秋日

【注释】

- (1) 百济——古国名，在朝鲜半岛西南部。
- (2) 鸡林——古国新罗，与百济相邻。
- (3) 开云驱鳄——《新唐书·韩愈传》记载：韩愈为潮州刺史，境内恶溪中有鳄鱼为害，韩愈作《祭鳄鱼文》，驱鳄鱼迁走。不久恶溪之水西迁六十里，潮州境内永无鳄鱼之患。

凡例七则（四期三戒）

【原文】

一期点缀太平

圣主当阳，力崇文教。庙堂既陈诗赋，草野合奏风谣，所谓上行而下效也。武士之戈矛，文人之笔墨，乃治乱均需之物。乱则以之削平反侧，治则以之点缀太平。方今海宇澄清，太平有象，正文人点缀之秋也。故于暇日抽毫，以代康衢鼓腹。所言八事，无一事不新；所著方言，无一言稍故者，以鼎新之盛世，应有一二未睹之事，未闻之言，以扩耳目。犹之美厦告成，非残朱剩碧，所能涂饰榱桷者也。草莽微臣，敢辞粉藻之力。

一期崇尚俭朴

创立新制，最忌导人以奢。奢则贫者难行，而使富贵之家，日流于侈，是败坏风俗之书，非扶持名教之书也。是集惟演习、声容二种，为显者陶情之事，欲俭不能；然亦节去靡费之半，其餘如居室、器玩、饮饌、种植、颐养诸部，皆寓节俭于制度之中，黜奢靡于绳墨之外。富有天下者可行，贫无卓锥者亦可行。盖缘身处极贫之地，知物力之最艰，谬谓天下之贫，皆同于我。

我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故不觉其言之似吝也。然靡荡世风，或反因之有裨。

一期规正风俗

风俗之靡，日甚一日。究其日甚之故，则以喜新而尚异也。新异不诡于法，但须新之有道，异之有方。有道有方，总期不失情理之正。以索隐行怪之俗，而责其全返中庸，必不得之数也。不若以有道之新，易无道之新，以有方之异，变无方之异，庶彼乐于从事，而吾点缀太平之念，为不虚矣。是集所载，皆极新极异之谈；然无一不轨于正道，其可告无罪于世者此耳。

一期警惕人心

风俗之靡，由于人心之坏，正俗必先正心。然近日人情，喜读闲书，畏听庄论，有心劝世者，正告则不足，旁引曲譬则有余。是集也，纯以劝惩为心，而又不标劝惩之目，名曰《闲情偶寄》者，虑人目为庄论而避之也。劝惩之语，下半居多，前数帙俱谈风雅。正论不载于始而丽于终者，冀人由雅及庄，渐入渐深，而不觉其可畏也。劝惩之意，绝不明言，或假草木昆虫之微，或借活命养生之大以寓之者，即所谓正告不足，旁引曲譬则有余也。实具婆心，非同客语，正人奇士，当共谅之。

一戒剽窃陈言

（原刊《闲情偶寄》）

不佞半世操觚，不攘他人一字，空疏自愧者有之，诞妄贻讥者有之；至于剿袭表白，嚼前人唾余，而谬谓舌花新发者，则不特自信其无，而海内名贤亦尽知其不屑有也。然从前杂刻，新则新矣，犹是一岁一生之草，非百年一伐之木。草之青也可爱，枯则可焚。木即不堪为栋为榱，然欲刈而薪之，则人有不忍于心者矣。故知是集也者，其初出则为乍生之草；即其既陈既腐，犹可比于不忍为薪之木，以其可斫可雕而适于用也。以较邨架名编则不足（1），以角奚囊旧著则有余（2）。阅是编者，请由始迄终，验其是新是旧。如觅得一语，为他书所现载，人口所既言者，则作者非他，既武库之穿窬，词场之大盗也。

一戒网罗旧集

数十年来，述作名家，皆有著书捷径，以只字片言之少，可酿为连篇累牍之繁；如有连篇累牍之繁，既可变为汗牛充栋之富。何也？以其制作新言，缀于简首，随集古今名论，附而益之。如说天文，既纂天文所有诸往事，及前人所作诸词赋以实之。地理亦然，人物鸟兽草木诸类尽然。作而兼之以述，有事半功倍之能，真良法也。邨见则谓著则成著，述则成述，不应首鼠二端。宁捉襟肘以露贫，不借裘马以彰富。有则还吾故有，无则安其本无。不载旧本之一言，以补新书之偶缺；不借前人之只字，以证后事之不经。观者于诸项之中，幸勿事事求全言

言责备。此新耳目之书，非备考核之书也。

一戒支离补凑

有怪此书立法未备者，谓既有心作古，当使物物尽有成规，胡一类之中，止言数事？予应之曰：“医贵专门，忌其杂也；杂则有验有不验矣。史贵能缺，夏五郭公之不增一字⁽³⁾，不正其讹者，以示能缺；缺斯可信，备则开天下后世之疑矣。使如予言，而求诸事皆备，一物不遗，则支离补凑之病见，人将疑其可疑，而并疑其可信。是故良法不行于世，皆求全一念误之也。予以一人而僭陈八事，由词曲、演习以及种植、颐养，虽曰多能鄙事，贱者之常，然犹自病其太杂，终不得比于专门之医。奈何欲举星相、医卜、堪舆、日者之事，而并责之一人乎？”其人否否而退。八事之中，事事立法者，止有六种，至饮饌、种植二部之所言者，不尽是法，多以评论间之。宁以支离二字立论，不敢以之立法者，恐误天下之人也。然自谓立论之长，犹胜于立法，请质之海内名公，果能免于支离之诮否？

湖上笠翁李渔识

【译文】

一期点缀太平

圣明的君主当朝执政，大力崇倡文明教化。朝廷既陈诗赋，民间当奏风谣，这叫做上行下效。武士手中的戈矛，文人手中

的笔墨，都是治国安邦的工具，乱世用它来削平反叛，治世用它来点缀太平。如今正当开明盛世，天下太平，正是文人点缀的大好时机，所以暇日挥毫，作文来歌颂德政。本书中所讲的八个方面的事情，没有一样不新鲜；所写的数万言，没有一句话稍有陈旧。因为在这全新鼎盛的时代，应当有一两件没有见过的事、没有听过的话，来使人耳目一新。这就像一座漂亮的大厦刚刚落成，是不能用残朱剩碧去装潢粉饰的。我一个草野小民，怎敢推避这粉饰之劳。

一期崇尚俭朴

创立新的生活方式，最应当避免引导人们奢侈。不节俭，穷人就难以办到，反而会使富贵人家的生活越来越奢侈。那么此书就成了败坏风俗的书，而不是弘扬文明礼教的书了。本书中只有《演习》、《声容》两部分，写的是富贵之人陶冶性情的事，没办法节俭，但也已经省去奢靡的一半；其余如《居室》、《器玩》、《饮饌》、《种植》、《颐养》各部，都在方式方法当中包含了节俭的意思，把奢靡排除在标准之外。富有天下的人可做，穷得没有立锥之地的人也可做。因为我自己身处穷困的境地，最知道过日子的艰难，误以为天下人都跟我一样穷。古人说过：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所以我不觉得自己的话像是小气。这样或许能够对奢靡的社会风气有所裨益。

一期规正风俗

社会风气的腐化，一天比一天严重。究其原因，就是由于喜欢新鲜、崇尚奇异。新鲜奇异并不违背法度，但是必须新得合理、异得得法。要想合理得法，必须做到不失正常的情理。面对当今社会追求怪僻的风气，硬是要它完全回到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上来，是不可能的，不如用合理的新取代不合理的新，用得法的异取代不得法的异，使得人们乐于从事，而我点缀太平的愿望也就不会落空了。本书中所讲的，都是极新极异之谈，但是没有一点离开正道，这是可告无罪于世人的。

一期警惕人心

社会风气的腐化，是由于人心的败坏，要端正社会风气，必须首先端正人心。然而近来人们喜欢读闲书，怕听严肃的议论，有心劝世的人正面劝告不足，旁征隐喻则有余。本书的写作完全是为了劝惩，但不标明劝惩，题名《闲情偶寄》，就是怕人把它看作是道貌岸然的文章而回避。劝惩的话，后半部分居多，前面都是谈风雅的。开头不载严肃的议论，而把它附在后面，是希望读者由风雅到庄重，由浅入深，而不觉得可怕。劝惩的意思，绝不明说，或者借草木昆虫之微，或者借活命养生之大，寄寓其中，这就是所谓的正面劝告不足，旁征隐喻则有余。这样做实在是出于一片苦心，不是什么客套话，正人奇士，当共谅之。

一戒剽窃陈言

我写了半辈子文章，从不剽窃他人一个字。空洞无物，就连自己都感到羞愧；荒诞不经，贻笑大方，这些我都有过。至于因袭陈套，拾人牙慧，而谎称是自己的创见，这样的事情不仅自信没有，海内名贤也都知道我是不屑做的。然而从前的杂著，新是新了，还只是一年一生的草，不是百年一伐的树。青草可爱，干枯了就只能烧掉；树即便做不成栋梁，但是如果砍了当柴烧，还是于心不忍的。由此可知，这本书刚刚问世的时候，还是乍生的草，到了陈腐以后，还可以比做不忍当柴烧的树，因为它有可斫可雕的实用价值。跟邯郸上的名编相比虽然不足，跟诗囊中的旧著相比却有余。阅读本书的，请从头到尾检验它是新是旧。如果从中找出一句是别的书中现成的，别人已经说过的，那么我就不是别的，正是武库的小偷、词场的大盗了。

一戒网罗旧集

几十年来，写书的名家都有著述的捷径，片言只语可以演成连篇累牍，如有连篇累牍，又可以变为汗牛充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把自己创作的新东西放在前面，接下来便搜集古往今来的著名言论加上去。比如讲天文，就编纂有关天文的旧事和前人所作的某些词赋，来敷衍内容；地理也是这样，人物、鸟兽、草木等等，也没有一样不是如此。一边创作一边转述，事

半功倍，真是好办法。然而在我看来，著就应该是著，述就应该是述，不能首鼠两端。宁可捉襟见肘露出穷相，也不借裘皮宝马来显示富有。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不收录旧作当中的一句话，来弥补新书的偶缺；不借前人的只字，来证实后事的不合理。读者在阅读本书的各个部分时，千万不要事事求全责备。这是悦人耳目的书，而不是供人考证的书。

一戒支离补凑

有人责怪本书创立方法不完备，说既然有心好古以求，就应当使样样东西都有成规，为什么一类之中只讲几件事情？对此我的回答是：“医贵专门，所忌在杂，杂了就有的灵有的不灵。史贵能缺，《春秋》一书中有很多脱漏之处，但是没有增加一个字来纠正它的错漏，就是表示能缺；缺才可信，完备了就让天下后世生疑了。如果像您说的那样，各种东西都求完备，一样不漏，就会产生支离补凑的毛病，人们不但对可疑的地方生疑，就连可信的地方也怀疑了。由此看来，好办法不能实施，都是错在求全责备这种念头上。我不揣冒昧，一个人讲述八个方面的事情，从戏曲创作、排练演出，到种植、养生，虽说会这么多样下贱的事情，对卑贱的人来说是平常的事，但还是嫌它太杂，总比不上医生的专门，更怎么能把星相、医卜、看风水之类的事情，统统让一个人去干呢？”那人嘟囔着走开了。八个方面的事情当中，事事创立方法的只有六种，《饮饌》、《种植》二部所讲的，不全是方法，里面夹杂着很多议论。宁可讲得支离一些，不敢用它立法，是怕贻误天下人。不过我自己认为立论的长处，胜过立法。请问海内名流，这样是否真的就能免于支

离的讥诮呢？

湖上笠翁李渔记

【注释】

(1) 邨架——唐朝邨侯李泌的书架，李泌家中藏书二万余卷，戒子孙不许出门，有来求读者，别院供饌。

(2) 奚囊——李商隐《李贺小传》：“每旦日出，与诸公游，恒从小奚奴，骑距驴，背一古破锦囊，遇有所得，即书投囊中。”后因称诗囊为奚囊。

(3) “夏五”、“郭公”——都是《春秋》中有脱漏之处，作者没有随意增补。